

#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

## The Missions and Scale of PL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林穎佑<sup>1</sup> (Lin, Ying-Yu)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 摘要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軍委在改革工作會議上宣布改革，並在 2016 年 1 月逐步落實軍委機關改制，將二砲部隊正名為火箭軍以及成立新的戰略支援部隊。隨著新聞的發布，大軍區改戰區、軍委組織的改革陸續出現，但對於「戰略支援部隊」的敘述卻相當有限。中共對外發布的資訊中透露戰略支援部隊負責統一掌管情報、航天、電戰、指管系統等建構一體化聯合作戰，但對其組織規模以及主要任務執行依然未明。本文以戰略支援部隊任務屬性，探討其整合背後的目的、其運作方式，並分析現任戰略支援部隊重要將官的專長與職務，藉此解讀並證實戰略支援部隊的部分組織體制，期望能對共軍戰略支援部隊有進一步的瞭解。

關鍵詞：中共軍事研究、軍改、一體化聯合作戰、戰略支援部隊

<sup>1</sup> 林穎佑，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研究專長：中共軍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資訊安全、國土安全。

## 壹、前言

從 2015 年年底開始，關於中共即將進行軍事改革的傳聞便不斷在媒體傳播，早在 2014 年日本媒體即報導，中共正將七大軍區轉變成為五大戰區，並成立「聯合作戰司令部」。<sup>2</sup> 根據報導來源表示，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高層便開始籌畫軍事體制改革措施，消息傳出後便引起許多的討論。中共雖否認這些報導，但表示並不排除針對現代戰爭進行組織調整。<sup>3</sup> 直到 2015 年 11 月，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針對軍事改革做出了方向指導，其中，包括大軍區與戰區的轉型、組織的調整等，都在此次談話中透露方向，如：「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和「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等重點。<sup>4</sup> 而這些調整也在 2016 年 1 月逐步開始落實，並在 2016 年 2 月將七大軍區改組為東、南、西、北、中等五大戰區。<sup>5</sup>

除了軍區改組為戰區之外，對共軍來說最大的改革，便在於火箭軍及戰略支援部隊的成立。二砲部隊改組為火箭軍，並不意外，過去的二砲部隊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兵種，直屬中央軍委會的管理。<sup>6</sup> 特別是在其「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指導之下，其所擁有的地地戰略導彈部隊、地地常規戰役戰術導彈部隊，都是中共進行核子威懾以及威脅周邊國家的殺手鐮。此次正名為火箭軍，對於長期關注共軍發展的觀察者來說，並未感到意外。<sup>7</sup> 但對另一個新組建戰略支援部隊來說，讓許多專家感到是打破過

<sup>2</sup> 「解放軍大動作 傳七大軍區或重組 擬改為五大「戰區」(2014 年 1 月 3 日)，2016 年 2 月 11 日下載，《世界日報》，<http://big5.backchina.com/news/2014/01/03/277581.html>。

<sup>3</sup> 「軍方一月兩次闢謠“改制”稱一切消息均屬猜測」(2014 年 1 月 7 日)，2016 年 2 月 10 日下載，《新華網》，[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jiangsu.china.com.cn/html/junshi/rdxw/229521\\_1.html](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jiangsu.china.com.cn/html/junshi/rdxw/229521_1.html)。

<sup>4</sup> 「習近平提 12 字方針：軍委管總 戰區主戰 軍種主建」(2015 年 11 月 27 日)，2016 年 2 月 15 日下載，《文匯報》，<http://paper.wenweipo.com/2015/11/27/YO1511270001.htm>。

<sup>5</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2016 年 2 月 1 日)，2016 年 2 月 15 日下載，《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1/c\\_111796055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1/c_1117960554.htm)。

<sup>6</sup> 田越英，中國軍兵種（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 3 月），頁 123-125。

<sup>7</sup> 「火箭軍、為第二砲兵正名」(2016 年 2 月 29 日)，2016 年 3 月 15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mywyl/2016-02/29/content\\_6933950.htm](http://www.81.cn/big5/jmywyl/2016-02/29/content_6933950.htm)。

去許多的傳統，甚至在中共公佈後，也未見到太多相關說明，讓此一新軍種披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戰略支援部隊是軍改中新組建的武裝力量，從目前中共公佈的資料顯示，戰略支援部隊是統一掌管情報、航天、電戰、指管系統等建構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關鍵要素，搶占此一新的戰略制高點。<sup>8</sup>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上述職能分別歸類在不同的組織之中，現今將這些單位聚集於新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其未來的發展以及是否能發揮預期的作用，是值得觀察的一環。

## 貳、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特性

在共軍的相關報導中指出，戰略支援部隊就是支援戰場作戰，保證作戰的順利進行，它是聯合作戰的重要力量。戰略支援部隊為全軍提供準確高效可靠的資訊支撐和戰略支援保障，撐起全軍體系的「資訊傘」，「它將與陸海空和火箭軍的行動融為一體，貫穿整個作戰始終，是戰爭制勝的關鍵力量。」<sup>9</sup> 將過去分散在各部門的情報、航天、電戰、網路作戰、指揮管制通信系統整合至單一的組織之下，並賦予該組織較高的位階直屬於高層，藉此奠定其指揮的地位。

事實上，共軍對於應成立資訊戰專責部隊，早有進行論證，除了直接指出需成立獨立的資訊戰相關部隊之外，甚至直言應將分布在各總部、各大軍區和軍兵種中的資訊作戰力量單位「統一整合」（包括陸基與天基），成立「直屬於中央軍委的、獨立的戰略信息作戰部隊」。<sup>10</sup> 其中，雖然尚未出現戰略支援部隊此一名稱，但可從共軍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共軍也體認到資訊化是未來進行聯合作戰的必要條件，但當前共軍體制並不能有效發揮資訊化的作用。這也是這次軍改最重要的目標：進行組織體制上

<sup>8</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Washington DC: US DoD, May.2017).pp.34-35.

<sup>9</sup> 倪光輝，「揭密我軍首支戰略支援部隊」（2016年1月24日），2016年5月6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wzl/2016-01/24/content\\_6866922.htm](http://www.81.cn/big5/jwzl/2016-01/24/content_6866922.htm)。

<sup>10</sup> 徐國興，*我軍信息作戰力量建設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年7月），頁64。

的改革。特別是當共軍技術逐步到位時，過去的組織設計可能無法面對未來戰爭。這也促使共軍認識到必須在體制上進行改革，才能打造適合進行聯合作戰的軍隊。<sup>11</sup>

## 一、聯合作戰的整合

在進行聯合作戰時，首要條件就是資通訊的整合，唯有建構共同的戰場圖像，才能在戰場上達到及時的支援，而非經過逐層的通報後錯失時機，甚至發生誤擊的狀況，其次，是在指揮體制上，若是有了技術的支援，但在組織體制上仍以各大軍區為主的「大陸軍主義」作為指揮層級，依然無法發揮聯合作戰的功效，<sup>12</sup> 特別是在軍區內各軍種各自為政，在擁有各自通信鏈路的情形之下，自然會先以自身軍種做為思考的出發點，無法達到鏈路的暢通。這也是為何要獨立組建戰略支援部隊的原因，唯有打破體制並以新的單位作為掌管全軍通信鏈路的單位，才有可能達到聯合作戰的目標。

從戰略支援部隊的指揮權進行觀察。目前的公開資料判讀，在「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下，戰區內的陸海空火箭軍種是由戰區司令來管轄，但在目前的公開談話中，戰略支援部隊並無納入戰區的指揮之中。<sup>13</sup> 這代表雖然戰略支援部隊是一個與陸海空火箭軍同等級的軍種，但是在指揮體系上依然會隨著任務屬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安排，直接隸屬於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首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高津曾發表題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強

<sup>11</sup> 王克海、王兵、曹正榮，一體化聯合作戰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4月），頁27。

<sup>12</sup> Joel Wuthnow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ese Military Reform in the Age of Xi Jinping: Driver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017). <http://ndupre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perspective/china/ChinaPerspectives-10.pdf?ver=2017-03-21-152018-430>.

<sup>13</sup> 代烽、王余根、羅廣毅，「東部戰區司令員劉粵軍談聯合作戰指揮能力建設」（2016年3月4日），2016年5月5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jz.chinamil.com.cn/zhuantil/content/2016-03/04/content\\_6940918.htm](http://jz.chinamil.com.cn/zhuantil/content/2016-03/04/content_6940918.htm)。

楊清剛、覃照平、趙國濤，「中部戰區司令員韓衛國：詳解戰區與大軍區的七個不同」（2016年3月7日），2017年5月5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zbzq/2016-03/07/content\\_6945985.htm](http://www.81.cn/zbzq/2016-03/07/content_6945985.htm)。

軍興軍的必由之路」一文，文中直指在核威懾條件下，陸海空天網電一體化聯合作戰日益成為現實，戰場從傳統空間向極高、極深、極遠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拓展，非對稱、非接觸、非線式作戰樣式更趨成熟，制信息權成為奪取戰場綜合控制權的核心，戰爭制勝機理深刻改變。<sup>14</sup> 其中的關鍵，就在於信息化作戰以及其作戰領域在於文中所指的天（太空）、電（電磁空間）、網（網域空間）三空間，在這些特殊戰場中所進行的是看不見的戰爭。<sup>15</sup> 過去各兵種與軍區都在此領域上各自發展，缺乏整合。如今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可視為支援未來進行聯合作戰的部隊，由於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進行是打破軍種由戰區主管，因此，戰略支援部隊並不屬於戰區管轄，而是直屬中央軍委會，為進行聯合作戰提供支援的部隊，並做到體系融合的目的，成為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戰力倍增器。<sup>16</sup>

## 二、航天部門的整合

過去在共軍的體制之中，航天是隸屬於總裝備部下，除了火箭基地外，對於各種衛星的運用也都在其任務之中，特別是隨著北斗衛星的逐漸成軍，導航的作用必然會是未來進行聯合作戰的關鍵。共軍了解在未來空天一體作戰中，掌握太空的重要性，未來戰爭中若是無衛星導引，或無法利用衛星作為通訊傳播的平臺，是不能進行所謂的網路中心戰，更不用提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實踐。而過去在大軍區各自為政的情形之下，海空軍與二砲部隊基本上是無法進行跨軍種聯合作戰的。雖然在近年共軍的軍演中，已可觀察到共軍積極的嘗試進行聯合作戰演訓，但其演訓內容還是先從各軍種內部整合開始，如跨軍區演習、海軍三大艦隊聯合軍演，很少達

<sup>14</sup> 高津，「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強軍興軍的必由之路」（2015年11月2日），2016年6月9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jz.81.cn/n2014/tp/content\\_6749239.htm](http://jz.81.cn/n2014/tp/content_6749239.htm)。

<sup>15</sup> 李承禹，「2016年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編制改革情形」，中共研究雜誌社編，2017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17年4月），頁3-71。

<sup>16</sup> 呂亭，「戰略支援部隊是何方神聖」，廣角鏡（香港），（2016年4月），頁48-49。



到真正的跨軍種聯合作戰。<sup>17</sup> 在 2016 年的軍演中，可以注意到在部分演習中，已經改由戰區進行統籌，從頂層設計的角度來為戰區與軍種的作戰進行整合，並且將聯合作戰的思維深入到作戰（戰役）層級，這也就是在戰區組織裡必須要將陸海空火箭各軍種的文化思維加以整合。<sup>18</sup> 而由隸屬於軍委的戰略支援部隊派出特別單位，前往戰區進行技術上的整合。

### 三、情報機關的整合

在中共的情報體系裡，雖然國家安全部、軍方、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都有各自的情報系統，但在對外情蒐能力上，依然是以共軍體系作為主導，特別是集中於總參謀部（以下簡稱總參）。<sup>19</sup>

過去共軍的對外情報蒐集，主要是以負責人因情報的總參二部、以及負責電子情報與網路作戰的總參三部與四部為主，<sup>20</sup> 搭配總政治部聯絡部、總裝備部專責科技情報的情蒐單位，進行情蒐。但在這波軍改下，總參的職能已大幅下降，可能只單純的進行參謀作業，一掃過去主導作戰、情報天下第一部的地位，反倒是較類似美國聯參體系的面貌出現在軍改後的共軍中。<sup>21</sup> 過去大部分軍方的情報單位全部整合至戰略支援部隊下，<sup>22</sup> 這代表共軍情報部門的重整，並打破過去疊床架屋的體系，以全新直屬軍委的戰略支援部隊作為整合。

在整編的同時也出現戰略支援部隊的角色與隸屬問題，過去在總參獨攬大權的情形下，總參二部依循七大軍區的建制分散在各地並聽從總參指

<sup>17</sup> Ying Yu Lin,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litary Reforms" (Mar.03.2016), Mar.03.2016 download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6/03/the-implications-of-chinas-military-reforms>.

<sup>18</sup> 馮瑞聲，「打贏海上方向資訊化局部戰爭，你準備好了嗎？」（2016 年 11 月 22 日），2017 年 6 月 12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theory/2016-11/22/content\\_7370831.htm](http://www.81.cn/theory/2016-11/22/content_7370831.htm)。

<sup>19</sup> 平可夫，「軍改中的情報系統」，漢和防務評論（加拿大），總 139 期（2016 年 5 月），頁 65-66。

<sup>20</sup> 平可夫，中國間諜機關內幕（加拿大：漢和出版社，2011 年 12 月），頁 143-144。

<sup>21</sup> 平可夫，「軍事改革戰略支援部隊的角色」，漢和防務評論（加拿大），總 138 期（2016 年 4 月），頁 52-53。

<sup>22</sup> 「中國對臺情報部門整併 軍職人員全調離」（2016 年 12 月 27 日），2017 年 6 月 12 日下載，《自由電子報》，<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929227>。

導行事，並下轄七個局，分別負責對特定地區目標進行更進一步的情報分析。<sup>23</sup> 總參二部在中共情報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過去共軍將領熊光楷，便擔任過此一職務。<sup>24</sup>

總參三部則是以電子科技為獲取情報手段的技術偵察部，包含了電訊監聽、密碼破譯甚至衛星照片的判讀都是其業務內容。其在信號情報蒐集的骨幹，一樣是以散布在七大軍區的司令部三局偵聽站為主，海空軍中也有對應的技術偵察局，這些部門直接向三部負責。理論上，大軍區的司令與參謀無權干預其防區的三部機構，其所駐紮的省軍區與大軍區並無隸屬關係，偵聽站的人員、預算、組建都直屬總參管轄。<sup>25</sup> 此外，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網路空間也是各國競逐的戰略制高點。美「中」之間的網路交鋒在近年更達到高峰。<sup>26</sup> 有資安報告指出，軍改前總參三部底下的 61398 部隊是共軍網路部隊的一支，<sup>27</sup> 並且根據其軍區分布進行網路攻擊。<sup>28</sup> 但須注意的是，透過網路發動攻擊或是竊取情報，並不是總參三部的主要工作，其原先任務就是利用科技技術的方式來獲得情報，因此，包含衛星判讀以及電子監聽與訊號擷取都是其工作內容，網路只是其媒介的一環，甚至只是任務的一部分，畢竟在創建部門時，網路技術尚未普及。因此，許多研究認為總參三部便是中共網軍的主腦，其實是有相當的疑慮。

部分的資安報告也顯示出，總參四部也參與網路攻擊，相對於總參三部，總參四部是所謂的電子對抗雷達部，前身是總參下屬的通信部，1990 年改編成電子對抗與雷達部後，主要負責電子戰，包括電子情報、電子對

<sup>23</sup> 平可夫，外向型的中國軍隊（臺北：時報出版社，1996 年 3 月），頁 6-12。

<sup>24</sup> 金千里，第五代將星（香港：夏菲爾出版社，2006 年 7 月），頁 241。

<sup>25</sup> 葉茂之、劉子威，中國國安委擴張的秘密（臺北：領袖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406。

<sup>26</sup> 對於美國與中共在網路空間的競逐請參閱：林穎佑，「美中網路安全競合情勢分析」，亞太評論（臺北），第 2 卷第 1 期（2016 年 2 月），頁 55-70。

<sup>27</sup> 如知名的資安公司 Mandiant 在 2013 年所發表的資安報告 APT1: Mandiant Lab, *Exposing One of China's Cyber Espionage Units* (CA: Mandiant 2013).

<sup>28</sup> Mark A Stokes, Jenny Lin and L.C. Russell Hsiao,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and Cyber Reconnaissance Infrastructure* (Washington DC: Project2049, November 11, 2011). [https://project2049.net/documents/pla\\_third\\_department\\_sigint\\_cyber\\_stokes\\_lin\\_hsiao.pdf](https://project2049.net/documents/pla_third_department_sigint_cyber_stokes_lin_hsiao.pdf).

抗、雷達干擾等，此外還管理各種軍用通信系統以及 C4ISR 系統。共軍最早提出善用網路作為軍事用途以利進行「網電一體戰」的戴清民少將就是來自總參四部，配合其過去擅長的電子技術作後盾，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攻擊極有可能與總參四部有關，特別是對中共來說，網路只是其竊取情報的一種手段，各情報機關都會有專屬的網路駭客，配合自身不同的任務進行攻擊。這也凸顯了過去中共在情報整合上的問題。上述的總參二、三、四部都是共軍的二級部門正軍級單位，而隸屬總政治部的聯絡部一樣同等級。總政聯絡部原名為對敵工作部，主要在負責反情報、策反以及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相關事務，也是共軍情報組織的一環。在此疊床架屋的體系中，自然會有權責區分不明以及各自任務的矛盾出現，<sup>29</sup> 此制度也不利於整合情資進行研判。目前大部分歸屬於戰略支援部隊，也代表共軍情報部門的重整，雖然各情報單位目前依然留有部分業務未全移交至戰略支援部隊，<sup>30</sup> 但針對對外情蒐的部分，未來有可能以類似美國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或是前蘇聯情報總局（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GRU）的方式成立直屬軍委的情報單位，此舉也象徵對外情報蒐集能力的整合。<sup>31</sup>

#### 四、網軍部隊的整合

在此次軍改後，情報與網軍隸屬於統一的單位下，雖在公開資料中都顯示戰略支援部隊是為了對未來聯合作戰的信息化進行支援，處於在中央軍委會層面進行指揮，以及在戰場後方支援前線部隊的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戰略支援部隊包含過去的網軍單位，並將情報單位與網軍單位的結合，以人因情報搭配網路駭客，將竊取來的資訊由專業人士進行分析，增

<sup>29</sup> 關於中共各機關間的矛盾，可參閱：宋文，「一個中國間諜的回憶」（香港：明鏡出版社，2010年），頁 156-157。

<sup>30</sup> 如聯合參謀部依然保有情報局，其可能職能會在後文說明。三戰部分業務可能也保留在政治工作部中。

<sup>31</sup> Peter Mattis, 「The Evolving Role of PLA Military Intelligence」The PLA at 90: Evolutions, Revolutions, Legacies, and Disruptions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 Affairs. (Taipei: CAPS-NDU-RAND November 13-14, 2015).



強網路作戰的效能。<sup>32</sup>

從近期的攻擊樣本分析來看，目前對我國進行網路攻擊的組織，與過去有所不同，許多過去負責攻擊其他國家的組織，在此次軍改後有了變化。開始有混編的狀況，配合情報體系進行網路攻擊。這都讓以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為主的「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更具威脅。特別是在總參二部與三部的整合上，過去中共網軍大多歸屬於總參三部下，<sup>33</sup> 但其多半偏重於技術領域的駭客，現今若與總參二部的人因情報與分析能力整合，勢必會讓中共網軍的實力增強，對其他國家的攻擊更為猖獗。例如在中共網軍常使用的 APT 攻擊，是一個有組織有計畫的間諜行為，是一個為目標物量身打造的攻擊策略，需要仰賴的是目標的個人資料、交友關係、閱讀取向，與人際網絡，假冒被害人的朋友、師長、同僚冒名發送被害人感興趣以及與時事相關的電子郵件，將惡意程式夾藏在 Word、PDF、Excel 檔案的方式附加在電子郵件中，讓被害人誤以為是重要文件或是對其主題感興趣主動下載，在檔案開啟的同時，目標的電腦也受到入侵。因此 APT 攻擊除技術之外，更需要的是對目標的瞭解與其基本資料的認識。<sup>34</sup> 這些資料的蒐集都不是專注於資訊領域的駭客所擅長，故若在進行情報組織整合後，新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以人因情報搭配網路駭客，中共網軍的活動應會更為頻繁，配合其他情報體系加強對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刺探，並且這些行為會更

<sup>32</sup> 林穎佑，「必也正名乎，從國安角度論網軍」，翁明賢編，臺灣的安全挑戰（新北市：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6月），頁367。

<sup>33</sup> Mark A Stokes, Jenny Lin and L.C. Russell Hsiao,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and Cyber Reconnaissance Infrastructure* (Washington DC: Project2049, November 11, 2011). [https://project2049.net/documents/pla\\_third\\_department\\_sigint\\_cyber\\_stokes\\_lin\\_hsiao.pdf](https://project2049.net/documents/pla_third_department_sigint_cyber_stokes_lin_hsiao.pdf).

<sup>34</sup> Tyler Wrightson,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Hack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Hacking any Organization* (NY: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5), pp.52-69.

Sean Bodmer、Max Kilger、Gregory Carpenter、Jade Jones 著，Swordlea Archer 譯，請君入甕：APT 攻防指南之兵不厭詐（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4年11月），頁54-56。

加的專業化與精密化。<sup>35</sup>

據資安公司的資料顯示，於 2015 年年底及 2016 年年初時，中共網軍的攻擊是有出現較為混亂的狀態，從時間點來判斷正為軍改之際，有可能是在進行組織的調整與重組，而在 2016 年 3 月開始又恢復了攻擊。但在美方的資安報告中，卻認為中國大陸看來遵守了與美國達成的相關承諾，停止支持網上竊取美國商業機密以利中國大陸公司的商業競爭，報告中指出，來自中共網路攻擊的數量下降 90%，尤以雙方簽署有關協議後，下降幅度最大。<sup>36</sup> 不少解讀認為，此舉為中共對美國所釋出的善意。<sup>37</sup> 但從科技的角度來看，協議簽署的意義並不大，特別是在網路的虛擬空間中，想要透過技術追蹤是有相當的難度，若是透過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跳板或是殭屍網路的配合，更是增添了追蹤的難度。近期對美國的網路攻擊次數下降，有可能是軍改部隊轉換時的空窗期，甚至有可能是中共網軍的攻擊技術更加進步，更能隱藏在角落持續刺探目標。

2016 年 5 月後，知名的中國大陸駭客組織 IXESHE 便利用大量的新聞（南海事件、雄三誤射、颱風來襲）製造帶有惡意程式的信件來發動網攻，從其所使用的釣魚信件來看，可以發現攻擊者對於我國的組織架構及輿情相當熟悉，不停利用最新的熱門話題來製作釣魚信件。也配合利用了 EPS image 漏洞（CVE-2015-2545），這是可以讓攻擊者遠端執行任意程式碼的重大漏洞，影響範圍涵蓋了 Office 2007 到 Office 2016。<sup>38</sup> 而英國網路安全中心也在 2017 年 4 月發布的資安報告中指出，來自中國大陸的駭客集團 APT10 在 2016 年間擴大了組織規模並更新攻擊手法，除過去傳

<sup>35</sup> 張佩芝，「專家：中國對美情報活動走向專業化精密化」（2016 年 6 月 10 日），2016 年 7 月 10 日下載《美國之音》，<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uscc-chinese-intelligence-20160609/3369642.html>。

<sup>36</sup> 「陸對美駭客攻擊減九成 美媒：對他國攻勢增」（2016 年 6 月 22 日），2016 年 7 月 12 日下載，《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22005639-260408>。

<sup>37</sup> 吳小魚，真假間諜（香港：領袖出版社，2016 年），頁 246-249。

<sup>38</sup> TREND LABS 趨勢科技全球技術支援與研發中心，「著名的 APT 駭客攻擊組織 IXESHE，對臺灣的新一波攻擊」（2016 年 8 月 19 日），2017 年 4 月 19 日下載，《趨勢科技資安部落格》，<https://blog.trendmicro.com.tw/?p=26656>。

統的 APT 攻擊外，更以「雲端跳躍行動」(Operation Cloud Hopper) 針對 IT 代管服務供應商 (Managed IT Service Providers, MSPs) 入侵全球企業並竊取機密資訊。<sup>39</sup> 這些資安報告都說明了近期中共網軍的威脅。

在共軍公布的戰略支援部隊任務中指出，戰略支援部隊除了整合過往共軍情報組織外，更將技術偵察、電子對抗、航天作戰，甚至心理戰、輿論戰相關作為都納入管轄。上述單位都有共同特點，不會直接參與軍事作戰，而是提供情資給作戰部隊以供決策。這些單位的性質並不適合專門隸屬單一軍種，且無法與各軍種脫離關係，在情報蒐集上更有此特徵。<sup>40</sup> 過去中共情報體系涉及多部門，造成整合不易、資源分散的問題，現今在經過整合後，無論是在管理面或是資源集中上，更能有效發揮。類似情形也出現在航天單位中，無論是衛星或是通聯系統都是確保指管通資情監能否有效發揮的關鍵。過去，無論是主管基地與測控的總裝備部，或是各軍種的衛星通信數據鏈大多各自為政，造成在進行聯合作戰時的困難。今日重新以戰略支援部隊進行整合，使共軍在航天、太空、網路和電磁空間戰場能取得局部優勢，並將情報蒐集與傳遞全納入戰略支援部隊的管轄，以保證作戰的順利進行，是聯合作戰的重要力量，對於未來共軍的戰力應會有相當的助益。<sup>41</sup>

### 參、戰略支援部隊的規模預判

就目前公開資料顯示，共軍戰略支援部隊至少擁有航天系統部、網絡系統部、電子電磁系統部（以上皆為正軍級）以及其他的政工、紀檢與參

<sup>39</sup> UK'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Operation Cloud Hopper" *UK'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April.2017, Visited date: July 8, 2017. <https://www.pwc.co.uk/issues/cyber-security-data-privacy/insights/operation-cloud-hopper.html>.

<sup>40</sup> 田斌，「習近平推動軍隊改革組建信息軍」，前哨（香港），（2016年2月），頁31。

<sup>41</sup> 「解放軍李尚福少將任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 兼管探月工程」（2016年3月1日），2016年6月8日下載，《東森新聞雲》，<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01/655165.htm>。

謀單位。<sup>42</sup> 雖然，目前並無官方資料得以證實其組織架構，但依然可以透過公開新聞資料探得人事的調動與組織，特別是戰略支援部隊為新成立之部隊，共軍將各種人才調至該部隊，從這些將帥的調動可發現戰略支援部隊的重要功能，而這些調動亦可從「級別」(Grade)的調動來針對其單位地位的變化進行分析。<sup>43</sup>

從戰略支援部隊的位階來看，若與陸海空火箭軍種同位階，則可推測首任司令員高津應會進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但目前觀察戰略支援部隊特性與其他軍種不同，地位應為直屬中央軍委的特殊單位，特別是任務特性導致其較少有作戰部隊的實際調動，因此應會與傳統陸海空火箭軍司令員的地位不同。

### 一、人事異動的意義

目前，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高津，1959年生，其背景為二砲部隊基地司令員，參與過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並於2013年擔任過總參謀長助理、2015年升任共軍軍事科學院院長，對於跨兵種作戰指揮有所認識，資歷相當完整，<sup>44</sup>現出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並於2017年7月晉升上將，統一掌管情報、航天、指管系統等建構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關鍵要素。<sup>45</sup>

<sup>42</sup> 關於航天系統部曝光可參考：朱建華，「中國戰略支援部隊航天系統部陣容曝光」(2017年4月25日)，2017年6月26日下載，《多維新聞網》，<http://china.dwnews.com/big5/news/2017-04-25/59812239.html>。

關於網路系統部曝光可參考：「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路系統部第五十六研究所」(2016年12月2日)，2017年7月1日下載，《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http://yz.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8175.dhtml>。

關於電子/電磁系統部可參考：John Costello,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Update and Overview」, *China Brief*. Volume:16 Issue:19. (December 21,201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upport-force-update-overview/>。

<sup>43</sup> 共軍每一個職務都有其級別，有別於傳統西方國家的官階，級別才是真正反應將領在軍種與兵種等組織排列上的權限與職責。詳見：Kenneth Allen, Dennis J. Blasko, John F. Corbett, 「The PLA's 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hat is Known, Unknown and Speculation」, *China Brief*. Volume:16 Issue: 3. (February 4,2016),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5069&no\\_cache=1#.V3FKZ\\_194dU](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5069&no_cache=1#.V3FKZ_194dU)。

<sup>44</sup> 金千里，*習近平五虎將治軍*（香港：夏菲爾出版社，2015年11月），頁375-376。

<sup>45</sup> 「人民日報揭秘解放軍首支戰略支援部隊」(2016年1月24日)，2016年6月6日下載，《文匯網》，<http://news.wenweipo.com/2016/01/24/IN1601240005.htm>。



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尚福則是出身於航天部隊，過去曾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歷練，後任「嫦娥二號」任務發射場區指揮部指揮長，2015年1月，擔任總裝備部副部長，並在2016年1月調至戰略支援部隊。從該員的調任可看出，戰略支援部隊必定接掌了過去由總裝備部所主導的航天事務，同時，總裝備部副部長大約為正大軍區副職的位階，其調任至軍種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在級別與軍銜上可能略低，後續的發展還需仔細觀察。但2017年9月李尚福晉升為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回到裝備發展部代表其航天的業務管理應與兩單位都有關係，分工上可能戰略支援部隊負責後端情資接收與研析，裝備發展部負責火箭衛星基地的載具與基地管理。<sup>46</sup>

類似的職務調動，還有來自於中國大陸科學院的院士周志鑫，其現在已是戰略支援部隊某局局長身分，其過去曾在總參二部航偵局任職，以及擔任北京市遙感信息研究所所長，專長在於航太發展與遙測定位、遙感圖像辨識，此也顯現出戰略支援部隊對於航天、遙測科技的掌握。<sup>47</sup>

另一位重要的調動為原總參作戰部部長的饒開勳少將，也在此波調動中調至戰略支援部隊擔任副司令員，除作為共軍新一代少壯派將領外，過去在總參作戰部的指管經驗帶入未來戰略支援部隊的作戰中，以作戰觀點來判斷情報的應用價值。<sup>48</sup> 另一位從總參謀部調任戰略支援部隊的則是易建設少將，原先在總參軍訓工程單位擔任副部長，現已調任至戰略支援部隊擔任副參謀長。<sup>49</sup> 其他還有來自總政治部的馮建華任戰略支援部隊政治部主任，原總裝後勤部政委陳金榮任戰略支援部隊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sup>46</sup> 「共軍高層大搬風 李尚福任軍委裝備部長」(2017年9月18日)，2017年9月28日下載，《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707787?from=udn-hotnews\\_ch2](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707787?from=udn-hotnews_ch2)。

<sup>47</sup> 「中科院院士周志鑫出任戰略支援部隊某局局長」(2016年4月9日)，2016年6月10日下載，《科學網》，<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4/342883.shtml>。

<sup>48</sup> 「饒開勳任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2016年3月11日)，2016年6月10日下載，《文匯網》，<http://news.wenweipo.com/2016/03/11/IN1603110021.htm>。

<sup>49</sup> 「易建設少將調入戰略支援部隊 長期在原總參服役」(2016年3月16日)，2016年6月15日下載，《搜狐軍事網》，<http://mil.sohu.com/20160316/n440599739.shtml>。

原濟南軍區副政委呂建成出任戰略支援部隊副政委。<sup>50</sup> 這些調動顯示戰略支援部隊的人員組成相當複雜，也凸顯出整合上的不易。

在宣布成立戰略支援部隊後，航天系統部、網絡系統部的指揮高層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主任尚宏少將（曾任總裝備部司令部參謀長）出任航天部隊司令員、蘭州軍區副政委康春元少將（曾任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出任航天部隊政委。總參謀部技術偵查部部長鄭俊杰少將（前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校長）出任網絡系統部司令員、原總裝備部副政委柴紹良中將（曾任總政組織部部長）出任網絡系統部政委。<sup>51</sup>

## 二、院校整併的意義

可注意到的是，目前在公開資料中，直接提到戰略支援部隊的新聞大多與航天有關，除許多將領都曾經在過去總裝備部有服務經驗外，日後也回任裝備發展部，甚至部分新聞中都可看出共軍宇航員或共軍航天工程大學都與戰略支援部隊有相當密切的關係。<sup>52</sup> 航天工程大學是由過去隸屬總裝備部的裝備學院改制而來，其中的指揮信息系統工程、武器發射工程、航天測控工程、航天裝備工程、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偵察情報、遙感科學與技術、航天通信工程、信息對抗技術這些科系都是在太空航天後端的遙控與解讀所必須的技能，而在該校學生的畢業出路上，更直言大部分學生畢業後都會歸戰略支援部隊管理。<sup>53</sup>

同樣在新整併後的信息工程大學中也可以看到戰略支援部隊所納編的部門。新成立的信息工程大學是由共軍信息工程大學以及外國語大學整併

<sup>50</sup> 「首支戰略支援部隊成立百天 都有哪些厲害將軍」（2016年4月7日），2016年6月15日下載，《新浪新聞網》，<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4-07/doc-ifxrcizu3763763.shtml>。

<sup>51</sup> 「戰略支援部隊首任領導班子成員 包括天軍網軍司令政委 四總部將領履新」（2016年1月8日），2016年6月17日下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a7db6a70102w4dy.html?vt=4](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a7db6a70102w4dy.html?vt=4)。

<sup>52</sup> 如在黨代表的推選上，宇航員是由戰略支援部隊舉薦，詳見：黨武 張科進，「軍隊怎樣確定十九大代表候選人預備人選？」（2017年5月25日），2017年7月9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zb.81.cn/content/2017-05/25/content\\_7617929\\_2.htm](http://zb.81.cn/content/2017-05/25/content_7617929_2.htm)。

<sup>53</sup> 任爽，「2017軍校巡禮第二十五站：航太工程大學」（2017年6月15日），2017年7月9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jwgz/2017-06/15/content\\_7640853\\_5.htm](http://www.81.cn/jwgz/2017-06/15/content_7640853_5.htm)。

而成，除培育外語人才外，更是共軍唯一的網絡安全人才培育基地，官方資料顯示，其目前隸屬於共軍戰略支援部隊。<sup>54</sup> 原隸屬總參二部的信息工程大學和總參三部的共軍外國語學院如今歸屬在戰略支援部隊，這也間接證實總參二部與三部已整併至戰略支援部隊。這也符合未來以情報作為導向的網軍作戰模式，除傳統人因情報的蒐集，也強化網軍部隊的攻擊力度以及情報研析的能力。

目前在聯合參謀部底下依然保有情報局此一單位，<sup>55</sup> 其首任局長為陳光軍少將，過去背景為二砲部隊，為共軍少數的博士人才（於 2017 年 7 月調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助理），<sup>56</sup> 從經歷可知其專長並非情報工作，聯合參謀部情報局過去為主導共軍對外情蒐的總參二部，由非情報專長的科技博士出任該職，似乎並不恰當。而在之前的討論中也指出，總參的情報能量應已轉移至戰略支援部隊，目前，隸屬於聯合參謀部底下的情報局較有可能負責武官事務。對共軍來說駐外武官的任務與其他國家一樣都有蒐集情報的使命，但駐外武官的身分同時負擔對外軍事交流的任務，因此，過去在共軍體系中，隸屬於總參二部三局。在此次軍改中，其任務特性與戰略支援部隊有相當的差異，因此保留在聯合參謀部是可能的。<sup>57</sup>

### 三、組織規模的推測

一般在軍級單位的組織上，共軍會再以不同職能做出分類，如共軍空軍底下有空軍航空兵、空軍防砲兵、空軍雷達兵、空降部隊等依照其作戰模式與任務不同的分類。公開資料顯示，共軍戰略支援部隊轄下有航天系

<sup>54</sup> 武千妍，「軍校巡禮 | 第二十一站：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2017 年 6 月 13 日），2017 年 7 月 9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jwgz/2017-06/13/content\\_7636741.htm](http://www.81.cn/jwgz/2017-06/13/content_7636741.htm)。

<sup>55</sup> 沈明室，「收攏權力或疊床架屋：中共中央軍委體制改革之研究」董慧明編，2016 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6 年 11 月），頁 15。

<sup>56</sup> 「陳光軍少將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助理」（2017 年 7 月 9 日），2017 年 7 月 10 日下載，〈新浪網〉，<http://dailynews.sina.com/bg/chn/chnpolitics/phoenixtv/20170709/03107946090.html>。

<sup>57</sup> 平可夫，中國間諜機關內幕，頁 147-149。

統部、網絡系統部、電子 / 電磁系統部，皆為正軍級的規模，<sup>58</sup> 但在任務上包含情報、航天、網絡作戰、資通電以及心理作戰等層面，是否有可能依照五大分類進行部隊的劃分，是值得觀察的方向。

就目前公開資料顯示，戰略支援部隊的單位有使用基地、站、處、局、支隊等不同的組織名稱，有觀察認為，其可能代表組織的結構，但若從過去的任務性質來看，可能又有另一番見解。<sup>59</sup> 過去，在總裝備部的航天單位，其部隊主力是發射衛星的基地（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太原衛星發射中心、西昌衛星控制中心、文昌衛星發射場），因此，即便今日已經將指揮權轉移至戰略支援部隊，但航天的基地位置依然是固定的，在內部管理上極有可能沿用其過去的架構，只是管理權移至戰略支援部隊中增設的航天部隊司令。此外，關於空間遙測、跟蹤與控制單位應也納入戰略支援部隊麾下，如專責航天測控網操作、控制與指揮、數據傳輸與資訊處理的西安衛星控制中心、負責遠望系列航天遠洋測量船的衛星海上跟蹤控制部、管理航天載人任務指揮調度的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以及散落於中國大陸境內與境外的陸上遙測與訊號接收站。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6月，中共發射「長征七號」火箭的新聞中，中共載人航太工程總指揮仍為當時擔任裝備發展部部長的張又俠，<sup>60</sup> 這代表可能火箭載體研發還是由過去總裝與現在裝備發展部的人員來負責，但基地管理以及後端的情資分析與遙測系統等軟體面的應用，則是由戰略支援部隊負責。

<sup>58</sup> John Costello,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Update and Overview」, *China Brief*. Volume:16 Issue:19. (December 21,201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upport-force-update-overview/>.

<sup>59</sup> Mark Stokes, 「Who are the Master of Cyber, Space, Nuclear and Maritimes Domains?」. Chairman Xi Remarks the PLA? Assessing China's Military Reforms CAPS-NDU-RAND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 Affairs (Washington DC: CAPS-NDU-RAND November 18-19,2016).

<sup>60</sup> 「長征七號運載火箭首飛成功 中國空間實驗室任務順利開啟」(2016年6月25日), 2017年7月25日下載,《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6/25/c\\_129089853.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6/25/c_129089853.htm)。



戰略支援部隊除了航天部隊外，過去專司情報的部門也皆整合至戰略支援部隊中，一般在情報單位的用語上較少出現基地此一名詞，反而是站、處、局此類名詞就常出現在與情報相關的單位上。<sup>61</sup> 至於支隊，目前比較可能的與從事網絡情報竊取與網絡攻擊的網軍有關，特別是許多網軍成員不一定是正規的共軍部隊，許多攻擊很有可能是與民間駭客合作發動，且在網絡的戰場中，只要少數人就可短時間內發動大量的網絡攻擊，在所需員額有限的情形下，採取支隊的方式與過去遍布在各大軍區中的網絡部隊連結，是有可能的。過去，舊有的總參三部底下所轄的 12 個業務局<sup>62</sup>（1、3、5、7、8、9、10、11 局位於北京、2、12 局位於上海、4 局在青島、6 局在武漢），<sup>63</sup> 此外，過往七大軍區底下三局亦都直接隸屬於總參三部，以及位於江蘇無錫的五十六研究所與共軍信息工程大學，已確定歸屬於戰略支援部隊。<sup>64</sup>

而在電子戰部分，一樣承襲過去總參四部的能量，掌管共軍戰術電子信號情報 (ELINT) 與電子戰 (EW)，並統整共軍各軍種的海空軍電子信號以及電子作戰執行指揮與管理。此部分的任務應結合了過去總參五部（總參信息化部）的部分功能，因目前聯合參謀部依然保存信息通信局，<sup>65</sup> 其核心任務為系統維護以及維持運作，對於監督以及聯戰系統操作上，推測已轉至戰略支援部隊。戰略支援部隊的可能組織規模，如附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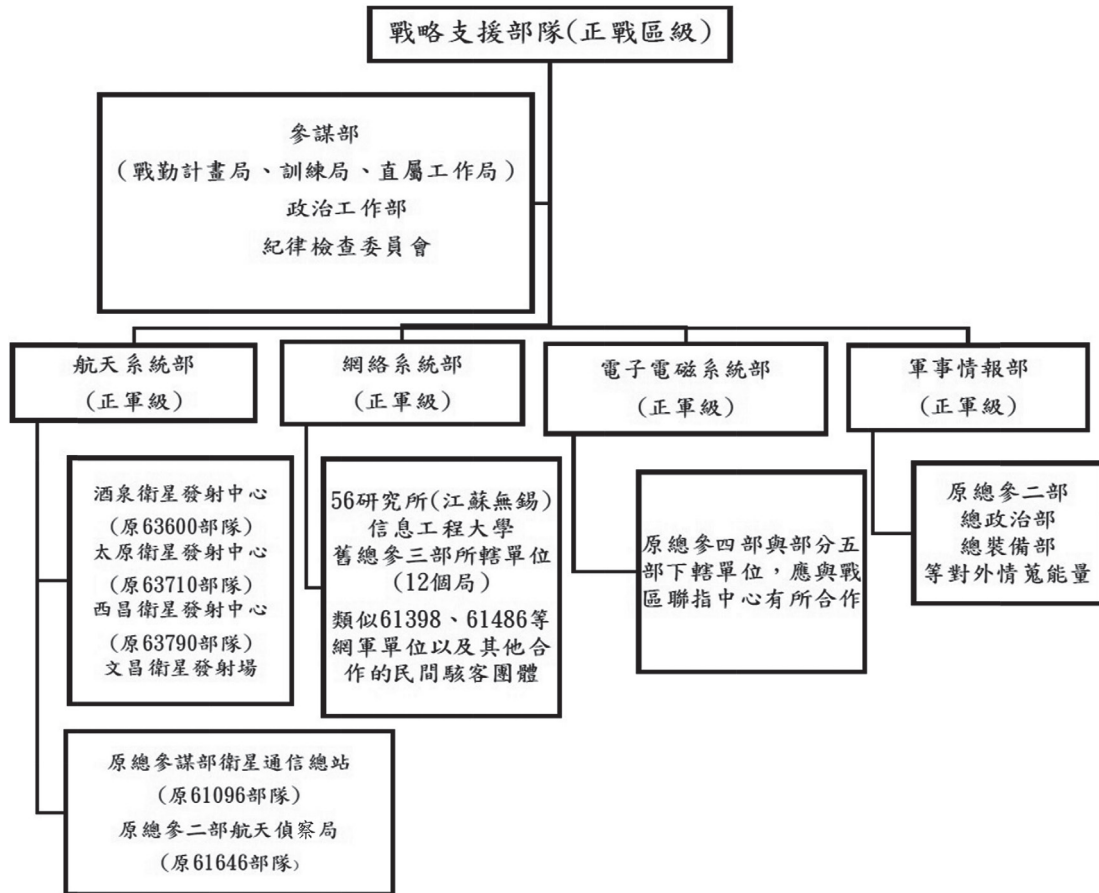
<sup>61</sup> 可參閱：尼柯拉斯，李豔譯，中國情報系統（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 年 8 月），頁 110-115。

<sup>62</sup> 羅添斌，「中國對臺網攻大本營 藏身武漢大學」（2015 年 3 月 9 日），2017 年 7 月 31 日下載，〈自由電子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61206>。

<sup>63</sup> 李承禹，「2016 年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編制改革情形」，中共研究雜誌社編，2017 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17 年 4 月），頁 3-77。

<sup>64</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第五十六研究所」（2016 年 12 月 2 日），2017 年 7 月 1 日下載，〈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http://yz.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8175.dhtml>。

<sup>65</sup> 黃超、梁蓬飛，「職能轉變了，怎樣當好“四鐵”機關“排頭兵”」（2016 年 5 月 31 日），2017 年 7 月 16 日下載，〈解放軍報〉，[http://jz.chinamil.com.cn/n2014/tp/content\\_7079413\\_3.htm](http://jz.chinamil.com.cn/n2014/tp/content_7079413_3.htm)。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圖 1：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可能組織規模

從上述討論中可發現，戰略支援部隊的組成相當複雜，在整合過去隸屬不同單位的部隊時，容易出現整合上的問題及配合度的欠缺，甚至在各級單位上都有可能會出現對於降級或降編的不滿，這些問題可能才是真正考驗的開始。

## 肆、結語

從掌握兵權的角度來作觀察，貪腐的問題絕對是影響共軍戰力的一大

因素。<sup>66</sup> 雖然在習近平上任後積極進行反貪腐並汰除有問題的將領，但現任的中高階將領在過去升官過程中，很難不與過去的兩位軍委副主席有關，這可能也是習近平必須重新組建新的軍種，來處理軍隊信息化作戰時所作的思考，特別是對過去七大軍區各自為政，並且在總參謀部便可隻手遮天的情形之下，軍委主席是有可能遭到選擇性的架空，而無法掌握全軍，導致共軍的行動有可能會影響到北京政權在國際外交上的地位。若無法透過戰略支援部隊掌握情報、導航、資通電、網路來掌握戰區的部隊並牢牢的控制於軍委會中，是不可能進行現代戰爭。因此，戰略支援部隊的存在，也有可能是基於權力控制的因素而組建，特別是對當代戰爭而言，戰場的指管系統可說是主宰戰場的神經系統，只要能掌握該系統，自然能掌握軍隊行動。而戰略支援部隊並沒有實際的武裝部隊，即便掌握了資訊與情報，但沒有實兵，亦不用擔心可能脫序的行動，對中央軍委而言，正可藉此強化對共軍部隊的控制。

當前共軍軍改仍是一個「現在進行式」，中共表示需要 5 年的時間來完成，因此，在 2020 年前，仍有相當多的不確定性。成立戰略支援部隊在作為戰略支援的角色上，雖然打破過去山頭林立、疊床架屋的管理體系，但在未來是否又會因為戰略支援部隊內部的組織分類，而產生新的矛盾問題？

甚至在運作上，來自各不同背景的部隊，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與調適，特別是在與實際處於第一線戰鬥部隊的溝通上，現在依然有許多權責問題尚待解決。在「戰區主戰」的原則下，戰區設有「戰區聯指情報中心」做為統合戰區直屬與戰區內各軍種（陸海空火箭）所屬的情報單位，進行戰區聯合作戰情報活動。<sup>67</sup> 由於戰略支援部隊是由中央軍委直接管轄，分駐各戰區的所屬單位並未撥交戰區指揮，而是由戰略支援部隊司令部直接管轄與建設，作為資訊（信息）作戰力量的預備隊，當中央認為有需要或是戰區提出申請時再根據需要派遣，編成「信息作戰群」或「信

<sup>66</sup> 沈明室，「習近平軍隊整風的意圖、過程與困境」，戰略與評估（臺北），第 5 卷第 1 期（2014 年春季號），頁 88。

<sup>67</sup> 劉偉，戰區聯合作戰指揮（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6 年 7 月），頁 156-158。

息作戰分群」支援各戰區作戰任務。<sup>68</sup>

雖然，戰略支援部隊所屬單位並不屬於各戰區管轄，但分駐各地的戰略支援部隊單位，已有參與戰區部隊進行聯合演練，如南部戰區的前 14 集團軍通信團，便曾在 2016 年春節戰備演練間，申請戰略支援部隊的技術專家協助清除電腦病毒並實施反擊。<sup>69</sup> 而在 2016 年 8 月的演習裡，也出現了前 47 集團軍某旅在進行實兵對抗演訓時，申請戰略戰役偵察力量支援的狀況，這可能就是戰略支援部隊在電子偵蒐或是衛星遙測上的支援。<sup>70</sup> 由於偵察、導航、預警、通信等航天能力以及網絡戰能力，具有作戰範圍大，提供戰場情況層次較高的特點。<sup>71</sup> 這些能力並不是單一戰區可以掌握，因此，較可能集中在中央軍委手中，透過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以下簡稱軍委聯指）下達命令，以及傳遞情報給負責的戰區聯指中心，最後再到第一線作戰部隊。藉由數據鏈傳輸形成「軍委聯指、戰區聯指、作戰部隊」的聯戰指揮體系。<sup>72</sup> 而戰略支援部隊則是提供戰略情報供軍委聯指進行決策，並視作戰部隊的申請，提供所需資訊以供判斷，將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視為軍委與作戰部隊之間的樞紐，並借重數位科技建立聯合作戰數據庫（內容包含各種作戰力量的編制實力、武器裝備等，指揮控制、戰場環境、戰備工程）讓「軍委聯指、戰區聯指、作戰部隊」三者之間能建立共同圖像。<sup>73</sup> 這都可間接說明戰略支援部隊與戰區與作戰部隊之間的互動。

共軍雖對戰略支援部隊的角色任務有所定案，但是在具體的運作上，可能依然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截至 2017 年 7 月，對於戰略支

<sup>68</sup> 徐國興，我軍信息作戰鬥力量建設研究（北京：軍事科學院，2013 年 3 月），頁 80。

<sup>69</sup> 姚遠，「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等軍種春節聯合戰備」（2016 年 2 月 10 日），2017 年 7 月 2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mywyl/2016-02/10/content\\_6903114.htm](http://www.81.cn/big5/jmywyl/2016-02/10/content_6903114.htm)。

<sup>70</sup> 周明明 王曉超 郭崇德，「某旅實兵對抗演習調用戰略戰役偵察力量支援」（2016 年 8 月 30 日），2017 年 7 月 6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wgz/2016-08/30/content\\_7231738.htm](http://www.81.cn/big5/jwgz/2016-08/30/content_7231738.htm)。

<sup>71</sup> 李春源、張曉杰，陸軍合同戰術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 年 5 月），頁 113。

<sup>72</sup> 劉偉，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頁 340。

<sup>73</sup> 劉建偉 石榴，「北部戰區啟用聯合作戰資料庫」（2016 年 3 月 19 日），2017 年 8 月 6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jmywyl/2016-03/19/content\\_6967545.htm](http://www.81.cn/jmywyl/2016-03/19/content_6967545.htm)。



援部隊的相關新聞依然有限，雖然戰略支援部隊司令高津在 2017 年 7 月底已晉升上將，說明中共對戰略支援部隊的重視。<sup>74</sup> 但中共軍網上依然沒將戰略支援部隊視為與陸海空火箭武警相同位階的軍種，這也說明了其地位還有變化的可能，特別是對於實際作戰部隊來說，與戰略支援部隊的互動，仍需相當時間的摸索，以及在聯合指揮參謀人才上，除了要脫除過去各軍種文化的包袱、建立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思維之外，許多的聯指作業流程對共軍來說都是全新的考驗，<sup>75</sup> 甚至在與軍委聯指中心之間的互動關係，對共軍官兵來說，都需要時間來磨合。<sup>76</sup> 這可能都是當前共軍積極推動「脖子以下」軍改的最大挑戰。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分

#### 專書

- 王克海、王兵、曹正榮，2005/04。一體化聯合作戰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平可夫，1996/03。外向型的中國軍隊。臺北：時報出版社。
- 平可夫，2011/12。中國間諜機關內幕。加拿大：漢和出版社。
- 田越英，2014/03。中國軍兵種。香港：中華書局。
- 吳小魚，2016。真假間諜。香港：領袖出版社。

<sup>74</sup> 王士彬 尹航，「中央軍委舉行晉升上將軍銜儀式」（2017 年 7 月 28 日），2017 年 7 月 29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jwzb/2017-07/28/content\\_7694305.htm](http://www.81.cn/jwzb/2017-07/28/content_7694305.htm)。

<sup>75</sup> 不少共軍相關新聞都敘述了在戰區聯指人才上的訓練與考核過程，如：鄧帥軍，「中部戰區指揮所研究性演練“重在練官”」（2016 年 12 月 7 日），2017 年 8 月 9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army.81.cn/content/2016-12/07/content\\_7395909.htm](http://army.81.cn/content/2016-12/07/content_7395909.htm)。

中國青年報，「東部戰區人員能不能指揮聯合作戰要“考證”」（2017 年 2 月 23 日），2017 年 8 月 9 日下載，《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7/02-23/8157253.shtml>。

褚振江 羅金沐，「國防大學聯合作戰指揮與領導幹部分類培訓」（2016 年 3 月 20 日），2017 年 8 月 9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jmywyl/2016-03/20/content\\_6967906.htm](http://www.81.cn/jmywyl/2016-03/20/content_6967906.htm)。

<sup>76</sup> 楊清剛，「中部戰區選派業務尖子赴軍委聯指跟班見學」（2016 年 5 月 28 日），2017 年 8 月 9 日下載，《中國軍網》，[http://www.81.cn/jmywyl/2016-05/28/content\\_7076821.htm](http://www.81.cn/jmywyl/2016-05/28/content_7076821.htm)。

- 李春源、張曉杰，2015/05，陸軍合同戰術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金千里，2006/07。第五代將星。香港：夏菲爾出版社。
- 金千里，2015/11。習近平五虎將治軍。香港：夏菲爾出版社。
- 徐國興，2013/03。我軍信息作戰力量建設研究。北京：軍事科學院。
- 葉茂之、劉子威，2014/01。中國國安委擴張的秘密。臺北：領袖出版社。
- 劉偉，2016/07。戰區聯合作戰指揮。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專書譯作

- Sean Bodmer、Max Kilger、Gregory Carpenter、Jade Jones 著，Swordlea Archer 譯，2014/11。請君入甕：APT 攻防指南之兵不厭詐（Reverse Deception: Organized Cyber Threat Counter-Exploitation）。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 尼柯拉斯著，李豔譯，1998/08。中國情報系統（Chinese Intelligent Operations）香港：明鏡出版社。

### 專書論文

- 李承禹，2017/04。「2016 年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編制改革情形」，中共研究雜誌社主編，2017 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頁 3-71。
- 沈明室，2016/11。「收攏權力或疊床架屋：中共中央軍委體制改革之研究」董慧明編，2016 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頁 15。
- 林穎佑，2016/06。「必也正名乎，從國安角度論網軍」，翁明賢編，臺灣的安全挑戰。新北市：淡江大學出版中心，頁 367。

### 期刊論文

- 平可夫，2016/04。「軍事改革戰略支援部隊的角色」，漢和防務評論（加拿大），總 138 期，頁 52-53。
- 平可夫，2016/05。「軍改中的情報系統」，漢和防務評論（加拿大），總 139 期，頁 65-66。

田斌，2016/02。「習近平推動軍隊改革組建信息軍」，前哨（香港），頁 31。

呂亭，2016/04。「戰略支援部隊是何方神聖」，廣角鏡（香港），頁 48-49。

林穎佑，2016/02。「美中網路安全競合情勢分析」，亞太評論（臺北），第 2 卷第 1 期，頁 55-70。

沈明室，2014/3。「習近平軍隊整風的意圖、過程與困境」，戰略與評估（臺北），第 5 卷第 1 期，頁 88。

### 網際網路

TREND LABS 趨勢科技全球技術支援與研發中心，2016/08/19。「著名的 APT 駭客攻擊組織 IXESHE, 對臺灣的新一波攻擊」，《趨勢科技資安部落格》，  
<<https://blog.trendmicro.com.tw/?p=26656>>。

中時電子報，2016/06/22。「陸對美駭客攻擊減九成 美媒：對他國攻勢增」，《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 ws/20160622005639-260408>>。

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2016/12/02。「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第五十六研究所」，《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http://yz.chsi.com.cn/sch/schoolInfo--schId-368175.dhtml>>。

聯合新聞網，2017/09/18。「共軍高層大搬風 李尚福任軍委裝備部長」，《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707787?from=udn-hotnews\\_ch2](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707787?from=udn-hotnews_ch2)

中國軍網，2016/03/15。「火箭軍、為第二砲兵正名」，《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mywyl/2016-02/29/content\\_6933950.htm](http://www.81.cn/big5/jmywyl/2016-02/29/content_6933950.htm)>。

文匯報，2015/11/27。「習近平提 12 字方針：軍委管總 戰區主戰 軍種主建」，《文匯報》，<<http://paper.wenweipo.com/2015/11/27/YO1511270001.htm>>。

文匯網，2016/01/24。「人民日報揭秘解放軍首支戰略支援部隊」，《文匯網》，<<http://news.wenweipo.com/2016/01/24/IN1601240005.htm>>。

文匯網，2016/03/11。「饒開勳任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文匯網》，<<http://news.wenweipo.com/2016/03/11/IN1603110021.htm>>。

世界日報，2014/01/03。「解放軍大動作 傳七大軍區或重組 擬改為五大「戰區」」，《世界日報》，<<http://big5.backchina.com/news/2014/01/03/277581>

[html](#)>。

代烽、王余根、羅廣毅，2016/03/04。「東部戰區司令員劉粵軍談聯合作戰指揮能力建設」，《中國軍網》<[http://jz.chinamil.com.cn/zhuanti/content/2016-03/04/content\\_6940918.htm](http://jz.chinamil.com.cn/zhuanti/content/2016-03/04/content_6940918.htm)>。

任爽，2017/06/15。「2017軍校巡禮第二十五站：航太工程大學」，《中國軍網》，<[http://www.81.cn/jwgz/2017-06/15/content\\_7640853\\_5.htm](http://www.81.cn/jwgz/2017-06/15/content_7640853_5.htm)>。

朱建華，2017/04/25。「中國戰略支援部隊航天系統部陣容曝光」，《多維新聞網》，<<http://china.dwnews.com/big5/news/2017-04-25/59812239.html>>。

自由電子報，2016/12/27。「中國對臺情報部門整併 軍職人員全調離」，《自由電子報》，<<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929227>>。

羅添斌，2015/03/09。「中國對臺網攻大本營 藏身武漢大學」，《自由電子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61206>>。

周明明 王曉超 郭崇德，2016/08/30。「某旅實兵對抗演習調用戰略戰役偵察力量支援」，《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wgz/2016-08/30/content\\_7231738.htm](http://www.81.cn/big5/jwgz/2016-08/30/content_7231738.htm)>。

東森新聞，2016/03/01。「解放軍李尚福少將任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兼管探月工程」，《東森新聞雲》，<<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01/655165.htm>>。

武千妍，2017/06/13。「軍校巡禮第二十一站：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中國軍網》，<[http://www.81.cn/jwgz/2017-06/13/content\\_7636741.htm](http://www.81.cn/jwgz/2017-06/13/content_7636741.htm)>。

姚遠，2016/02/10。「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等軍種春節聯合戰備」，《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mywyl/2016-02/10/content\\_6903114.htm](http://www.81.cn/big5/jmywyl/2016-02/10/content_6903114.htm)>。

科學網，2016/04/09。「中科院院士周志鑫出任戰略支援部隊某局局長」，《科學網》，<<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4/342883.shtm>>。

倪光輝，2016/01/24。「揭密我軍首隻戰略支援部隊」，《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wzl/2016-01/24/content\\_6866922.htm](http://www.81.cn/big5/jwzl/2016-01/24/content_6866922.htm)>。

黃超、梁蓬飛，「職能轉變了，怎樣當好“四鐵”機關“排頭兵”」（2016年5月31日），2017年7月16日下載，《解放軍報》，[http://jz.chinamil.com.cn/n2014/tp/content\\_7079413\\_3.htm](http://jz.chinamil.com.cn/n2014/tp/content_7079413_3.htm)。

高津，2015/11/02。「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強軍興軍的必由之路」，《中國軍



網》，< [http://jz.81.cn/n2014/tp/content\\_6749239.htm](http://jz.81.cn/n2014/tp/content_6749239.htm) >。

張佩芝，2016/06/10。「專家：中國對美情報活動走向專業化精密化」，《美國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uscc-chinese-intelligence-20160609/3369642.html> >。

馮瑞聲，2016/11/22。「打贏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戰爭，你準備好了嗎？」，《中國軍網》，< [http://www.81.cn/theory/2016-11/22/content\\_7370831.htm](http://www.81.cn/theory/2016-11/22/content_7370831.htm) >。

搜狐軍事網，2016/03/16。「易建設少將調入戰略支援部隊 長期在原總參服役」，《搜狐軍事網》，< <http://mil.sohu.com/20160316/n440599739.shtml> >。

新浪網，2016/01/08。「戰略支援部隊首任領導班子成員 包括天軍網軍司令政委 四總部將領履新」，《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a7db6a70102w4dy.html?vt=4](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a7db6a70102w4dy.html?vt=4) >。

新浪網，2016/04/07。「首支戰略支援部隊成立百天 都有哪些厲害將軍」，《新浪網》，< <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4-07/doc-ifxrcizu3763763.shtml> >。

新浪網，2017/07/09。「陳光軍少將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助理」，《新浪網》，< <http://dailynews.sina.com/bg/chn/chnpolitics/phoenixtv/20170709/03107946090.html> >。

新華網，2014/01/7。「軍方一月兩次闢謠 “改制” 稱一切消息均屬猜測」，《新華網》，<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jiangsu.china.com.cn/html/junshi/rdxw/229521\\_1.html](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jiangsu.china.com.cn/html/junshi/rdxw/229521_1.html) >。

新華網，2016/02/15。「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1/c\\_111796055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1/c_1117960554.htm) >。

新華網，2016/06/25。「長征七號運載火箭首飛成功 中國空間實驗室任務順利開啟」，《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6/25/c\\_129089853.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6/25/c_129089853.htm) >。

楊清剛、覃照平、趙國濤，2016/03/07。「中部戰區司令員韓衛國：詳解戰區與大軍區的七個不同」，《中國軍網》< [http://www.81.cn/zbzq/2016-03/07/content\\_6945985.htm](http://www.81.cn/zbzq/2016-03/07/content_6945985.htm) >。

黨武 張科進，2017/05/25。「軍隊怎樣確定十九大代表候選人預備人選？」，《中國軍網》，< [http://zb.81.cn/content/2017-05/25/content\\_7617929\\_2.htm](http://zb.81.cn/content/2017-05/25/content_7617929_2.htm) >。

- 王士彬 尹航，2017/07/28。「中央軍委舉行晉升上將軍銜儀式」，《中國軍網》，[http://www.81.cn/jwzb/2017-07/28/content\\_7694305.htm](http://www.81.cn/jwzb/2017-07/28/content_7694305.htm)。
- 鄧帥軍，2016/12/07。「中部戰區指揮所研究性演練“重在練官”」，《中國軍網》，[http://army.81.cn/content/2016-12/07/content\\_7395909.htm](http://army.81.cn/content/2016-12/07/content_7395909.htm)。
- 中國青年報，2017/02/23。「東部戰區人員能不能指揮聯合作戰要“考證”，《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7/02-23/8157253.shtml>。
- 楊清剛，2016/05/28。「中部戰區選派業務尖子赴軍委聯指跟班見學」，《中國軍網》，[http://www.81.cn/jmywyl/2016-05/28/content\\_7076821.htm](http://www.81.cn/jmywyl/2016-05/28/content_7076821.htm)。
- 劉建偉 石榴，2016/03/19。「北部戰區啟用聯合作戰資料庫」，《中國軍網》，[http://www.81.cn/jmywyl/2016-03/19/content\\_6967545.htm](http://www.81.cn/jmywyl/2016-03/19/content_6967545.htm)。
- 褚振江 羅金沐，2016/03/20。「國防大學聯合作戰指揮與領導幹部分類培訓」，《中國軍網》，[http://www.81.cn/jmywyl/2016-03/20/content\\_6967906.htm](http://www.81.cn/jmywyl/2016-03/20/content_6967906.htm)。

## 二、英文部分

### 專書

- Wuthnow Joel & Saunders, Phillip C.,2017. *Chinese Military Reform in the Age of Xi Jinping: Driver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March.201). <<http://ndupre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perspective/china/ChinaPerspectives-10.pdf?ver=2017-03-21-152018-430>>.
- Wrightson Tyler, 2015.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Hack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Hacking any Organization* ,NY: McGraw-Hill Education.
- Stokes Mark A, Lin Jenny an Hsiao d L.C. Russell, 2011.*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and Cyber Reconnaissance Infrastructure* Washington DC.Project2049. <[https://project2049.net/documents/pla\\_third\\_department\\_sigint\\_cyber\\_stokes\\_lin\\_hsiao.pdf](https://project2049.net/documents/pla_third_department_sigint_cyber_stokes_lin_hsiao.pdf)>.
- Mandiant Lab, 2013.*Exposing One of China's Cyber Espionage Units* ,CA: Mandiant .

期刊論文

Costello John, 2016/12/21,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Update and Overview」, *China Brief*, Volume:16 Issue: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upport-force-update-overview/>> .

Allen Kenneth, Blasko Dennis J., Corbett John F., 2016/02/04, 「The PLA's 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hat is Known, Unknown and Speculation」, *China Brief*. Volume:16 Issue: 3,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5069&no\\_cache=1#.V3FKZ\\_194dU](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5069&no_cache=1#.V3FKZ_194dU)> .

官方文件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7/05,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pp.34-35.

研討會論文

Mattis Peter, 2015/11/13-14” The Evolving Role of PLA Military Intellig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LA at 90: Evolutions, Revolutions, Legacies, and Disruptions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 Affairs. Taipei: CAPS-NDU-RAND.

Stokes Mark ,2016/11/18-19” Who are the Master of Cyber, Space, Nuclear and Maritimes Domains?” . paper presented at Chairman Xi Remarks the PLA? Assessing China's Military Reforms CAPS-NDU-RAND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 Affairs .Washington D C : CAPS-NDU-RAND..

網際網路

UK'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2017/04,” Operation Cloud Hopper” *UK'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https://www.pwc.co.uk/issues/cyber-security-data-privacy/insights/operation-cloud-hopper.html>> .

Lin Ying Yu, 2016/03/03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litary Reforms” , *The Diplomat*, < <http://thediplomat.com/2016/03/the-implications-of-chinas-military-reforms>> .